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十七輯
沈雲龍主編

越縵堂文集

李慈銘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越縵堂文集目錄

卷一

紂之不善論

衛定姜論

暨豔論

王曾論

李沆論

五不娶七出說

練祥兩祭異日說

夫之諸祖父母報說

喪服小功章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鄭注考

卷二

重訂周易二閭記序

趙新又同年左傳質疑序

霞川花隱詞自序

白華絳跗閣詩初集自序

桃華聖解盦日記自序

蘿菴游賞小志自序

耻白集序

王孟調明經棲鳧草序

釋澈凡慕梅精舍詩序

玉可盦詞存序

亢藝堂集序

寒松閣集序

章氏式訓堂叢書序

經策通纂序

12154/10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www.docsriver.com 商家 本本书店
内容不排斥 转载、转发、转卖 行为
但请勿去除文件宣传广告页面

若发现去宣传页面转卖行为，后续广告将以上浮于页面形式添加

www.docsriver.com 定制及广告服务 小飞鱼
更多**广告合作及防失联联系方式**在电脑端打开链接
<http://www.docsriver.com/shop.php?id=3665>



擬宋史儒林傳序

卷三

四君詠序

沈露鄉教諭六十壽序

封奉直大夫工部都水司主事兩淮新興場鹽課大使陳君六十壽序

王景璩表兄六十壽序

誥封太宜人胡年伯母郭太宜人八壽壽序

徐母金太恭人六十壽序

卷四

與顧河之孝廉書

致陳德甫書

致潘伯寅書

致潘伯寅宮保書

復陳晝卿觀察書

復徐壽翁書

上閩丹初尙書書

致仲弟書

復桂浩亭書

致楊豫庭書

致周叔雲書

致敖金甫書

與恩竹樵廉使書

報陳蓮峯書

致孫子九書

卷五

與呂定子書

與陳藍洲書

與譚仲脩書

復樊雲門書

與某書

又與某書

復某書

與秦澹如書

答沈曉湖書

復王益吾祭酒書

答王玟伯牋

致王弼甫書

與王弼甫書

越 漫堂文集 目錄

三

國立北平圖書館

與王弼南書

答陳德夫小簡

卷六

跋何氏學

跋三不朽圖贊

跋張文節公遺集

書沈清玉先生冰壺集殘本後五首

書南史郭平原傳後

書南史孝義傳後

書凌氏廷堪校禮堂集中書唐文粹文後文後

書陸剛甫觀察儀顧堂題跋後

書尹河南先生文集好惡解後

書鮎埼亭集外編蕭山毛檢討別傳後

書焦尾閣遺集後

書沈光祿起元題水西書屋藏書目錄後

卷七

跋舊拓武梁祠熒燹圖

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跋

漢析里鄙閣頌跋

跋昌陽石文

跋晉爨寶子碑

劉宋寧州刺史爨龍顏碑跋

跋梁釋慧影造像

跋魏鄭道忠墓誌

後魏咸陽太守劉玉墓誌銘跋

後魏比丘法生爲文帝及北海王母子造像銘跋

魏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尙書令李憲墓誌銘跋

東魏比丘洪寶造像銘跋

東魏輔國將軍齊州刺史高湛墓誌銘跋

又跋

東魏太保太尉公劉懿墓誌銘跋

又跋

東魏渤海太守王偃墓誌銘跋

跋北周張端姑墓志

北齊定國寺碑銘跋

北齊雲門寺法懃禪師銘跋

隋鳳泉寺舍利塔銘

跋舊榻比丘銅槃銘

卷八

陳壽祺王星誠孫廷璋三子傳

訓導連君傳

六世祖天山府君事略

太子太保體仁閣大學士周文勤公神道碑

誥授光祿大夫建威將軍內閣學士前戶部尙書軍機大臣顏札公
神道碑銘

誥封光祿大夫追贈三品卿銜前四品卿銜內閣侍讀潘公墓志銘
誥授武義都尉四川駐防正黃旗滿洲佐領世襲雲旗尉封資政大
夫直隸長蘆都轉鹽運使加三級鈕祜祿公墓志銘

卷九

陳德夫墓誌銘

三品銜候選同知葛君墓志銘

王杏泉墓志銘

姚叔怡墓志銘

封儒林郎內閣中書舍人翰林庶吉士楊君墓誌銘

中憲大夫仁和高君墓誌銘

王秀才暨妻孫烈婦墓表

薛母郭恭人墓志銘

王母鮑太夫人墓志銘

節母謝孺人墓志銘

南皮張氏兩節母傳

二烈婦合傳

楊貞女傳

貓娘傳

卷十

重建宗祠碑記

杭州敷文書院碑記

紹郡樂生會碑記

義田記

三代忌日記

詢事攷言疏

請飭整頓臺綱申明職掌摺

財用策

卷十一

祭內子馬淑人文

祭仲弟文

仲弟百日祭文

哀傅生文

告廟文

瘞狗文

譙蛇文

花好月圓人壽箋贊

宜子孫箋贊

六十一歲小像自贊

卷十二

擬修郡縣志略例八則

越中先賢祠目序例

右文百三十四首從越縵堂日記越縵堂日記抄新古文辭類纂
稿本續碑傳集及王書衡先生假得越縵叢稿哀錄又據日記所
記刺諸他書以及徵求所得編爲是集余自服役館中之纂越縵
遺書也於詩擬自光緒甲戌以後輯爲杏花香雪齋詩二集以繼
白華絳跗閣詩初集於詞則據日記所存校以霞川花隱詞再爲

續集於駢文則拾曾刻越縵堂駢體文之遺補爲外編於古文則
 衷錄爲孟學齋古文內外篇蓋皆先生之志見於平氏步青所述
 者也茲錄古文既竟乃顏曰越縵堂文集而不立內外篇者則以
 出入別擇宜出先生手訂非後人所當爲也續碑傳集作者紀略
 稱先生有越縵堂文集如干卷後珊先生爲先生摯友則越縵堂
 文集之名繆氏固別有所接於先生者歟按日記先生所爲古文
 尙有李氏辛酉殉義傳書後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七十二候表跋光緒六年
八月十三日金人避諱考詩四始說並七年二月十九日交陞交州名始考八年三月
二十三日翁叔平師六十壽序二十五年四月十一日等數十篇今俱未見繼訪
 所得再爲續集民國十九年一月十八日後學高陽王重民謹識

A large rectangular table with 12 empty columns and a thick black border. The table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page. The columns are of equal width and are separated by thin vertical lines. The table is currently empty of any data or text.

越縵堂文集

卷一

會稽 李慈銘

紂之不善論 光緒元年八月

子貢謂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吾嘗三復斯言而歎聖賢救世之心何其深且切也夫言紂之不善者僞尙書古文之言不足據若西伯戡黎微子毋誓大誥酒誥多士多方之篇史記周本紀所載大誓古文及論語孟子所言不過謂其淫戲酗酒遺棄耆舊崇信奸回喜用婦言昏棄肆祀指爲天喪名爲獨夫而其事之顯著者則比干之死箕子之囚妲己之寵崇侯之譖及文王之拘而已較之後世孫皓劉聰石虎苻生慕容熙劉子業劉彧劉昱蕭鸞蕭寶卷高洋高湛高緯楊廣朱溫劉龔劉鋹完顏亮之窮凶極暴墮滅三綱其罪固百不逮一即以視秦始皇漢武帝後漢靈帝宋孝武魏太武明成祖世宗之誅殺臣下如刈草菅亦爲少勝焉而亡國之

罪獨縣以爲百世之鑒子貢乃猶原之以爲下流歸惡者蓋傳記百家之說如史記所謂九侯之女不喜淫殺之而醢九侯脯鄂侯淮南子謂并脯其女史記又謂剖比干而觀其心皇甫謐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淮南子謂斲朝涉之脛劉向謂爲炮烙俗作烙之法以悅妲己賈誼謂作梏數千腕諸侯之不諂己者杖而梏之凡此慘酷無人理之事春秋時蓋已有道之者孔子刪定周書雖削而不箸而子貢猶恐後世人主或聞其言也下愚之流散不知畏且以國之亡也委於氣運之適然而姑以逞其生性之忍一日之怒則天地將日以睢刺而淫刑荼毒之滋增不知其所止矣此惟辭而闕之以見其不足信即或有其事而惟表其大端以示戒於天下後世不必窮其形相以爲殘賊者導之觀而樹之型庶後之爲人君者知亡國之易益凜凜於無道之不可爲則中人以下皆得長保其社稷而倫常綱紀猶得以不絕於天下嗚呼此聖賢之立言其苦心無一不系於君與民者也蓋其事之已著者戮諫臣棄親戚溺嬖寵近殘賊不得而諱者也

其菹醢之法橫決之毒以及房幃隱微醜悖之行則太史所不書下民所
不悉且事非衆筭安知其有不出於誣者故子貢之言非徒以示忠厚欲
爲商紂寬其罪也前之夏桀後之幽厲其行事載于聖賢之經傳者皆絕
無不忍睹聞如漢以後之所紀而其禍皆足以覆國人亦未有以其被放
被流被殺爲過者則以舉其大者之巴足以示戒也後世史官不知此義
於前代亡國之主必備列罪狀披抉隱私以見其惡之萬無可逭又或阿
其世主景飾增加以快所欲吾觀楊銜之述趙逸之言曰晉時十六國之
君皆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實錄莫不推過於人引善自向
苻生雖好勇嗜酒亦仁而不殺苻堅自是賢主賊君取位妄書生惡凡諸
史官皆此類也又元好問述賈益謙之言曰世宗大定三十年中能暴陵
蟄惡者得美仕史官修實錄誣其淫毒很鷲遺臭無窮自今觀之百無一
信又稱衛王勤儉慎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今試由此而推
之宋前廢帝之惡明帝爲之也明帝蒼梧之惡齊人爲之也齊鬱林之惡

齊明帝爲之也齊明帝東昏之惡梁人爲之也北齊高氏之惡周人爲之也隋煬帝之惡唐人爲之也蓋諸君之童昏狂暴其罪萬不足原至于游戲之穢褻誅夷之慘鷲以及蒸報淫亂之醜有梟獍所不爲犬獠所不食者此則朝野無所質證宮商無所發揚如其有之亦非君子之所忍言也如其無之則彼其人已大則亡國次則殺身次則絕嗣矣不足以益其罪也徒使不肖之君觀其所行以爲我之惡尙未至於此可以益縱其所爲且其人亦有非及身而亡者尤將諉之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而力行其豺狼之心以肆毒於畢世此其爲禍於生民不更大哉嗚呼謂人君不可觀史者奸人之言也吾獨以爲後世如南北史宋書齊書北齊書及今所行之十六國春秋十國春秋等誠非人主所宜觀也惜乎司馬氏之資治通鑑於三國六朝五代諸君之事猶不能慎之又慎別擇而書之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君子觀子貢之言而可以知史法矣

二十三冊
四十一頁

衛定姜論

光緒五年閏三月

余幼自先君子受左傳至成公十四年衛獻公之立夫人姜氏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鱗也使主社稷輒徃復不能置以爲其情文哀至與燕燕之詩思苦語深蓋先後相同也及後讀列女母儀傳所載與左傳悉合而以燕燕之詩爲定姜送其婦歸所作與毛詩不同然益歎其高明絕人而視獻公之惡等於州吁謂兩姜氏之所遭其不幸蓋同固宜其言之相似而經師傳說遂以各殊也既長而反覆先後之傳文乃知定姜之賢否未可知而孫林父實蓋世之巨奸後世假國母之言以刼制嗣君而行廢弑者此爲之權輿而獻公之惡實不至此也蓋自定公卒年之春晉侯強納孫林父於衛定公欲辭以定姜言而始許姜之意固以爲大國不可違非有私於林父也而先君宗卿之嗣之言已啓林父之姦心於是肆然以宗臣自居又挾晉以自重而內恃定姜之於己有恩遂欲專衛以爲利洎獻公立益藐然於新立之孤而又以獻公非定姜所生且素失愛於

姜也遂構煽其間使母子之隙日深而獻公不孝之名徧暴於國人以及鄰國一旦悍然逐之而國中不以爲疑四鄰不以爲過此其處心積慮可於簡策中參會而得之者矣夫當定公立衍之時以命孔成子甯惠子而不及林父則定公固不以林父爲可信而林父之不悅於嗣君已爲明驗及定姜天禍衛國之言甫出諸口而林父即置重器於戚以深結晉人此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也左氏特著之以見其不臣之迹已始於此至獻公之十四年魯襄之十年也林父卜追鄭師而獻兆於定姜夫獻公之立非幼是時年益長矣國之大事何不請命於公而請之姜是其目固無君而稱夫人之命以行事又令其子出師以有功於是威權益張而獻公不復得安其位矣獻公蓋積憤既深而無如何射鴻之召巧言之誦聊以小發其不平而奔敗之辱禍不旋踵蓋獻公之初立不過如魯昭之猶有童心無大過也定姜以適庶之嫌又爲林父之讒所惑浸以疏忌迨獻公見逐鱗亦出奔甯氏黨奸擁立疏遠蓋至是時姜亦爲其所制而不

得遂其立鱧之心自古以來強臣之假命專威未有不至此者也夫始之罪之也不過曰不哀及既出而數之也不過謂其失禮於孫寧而暴妾使余之言則又林父之誣辭非真出於定姜者夫姜固先君之夫人君之適母也衍即無道何至以暴妾使其母洵斯言也犬邱之師祝宗之告何以能稟命而行也蓋權臣之廢立也其誣其君多在家庭曖昧之事以外人所不能辨而又假君母之言以濟之斯自託於社稷之大義宗廟之隱憂而人莫敢有異議左氏於此事蓋深慮後世之爲口實故豫爲之防而直書之其言獻公之失僅曰旰不召不釋皮冠而已誨嬖妾琴鞭師曹而已而林父斥爲暴虐定姜數其三罪魯之臣以爲其言糞土晉之臣以爲縱淫棄性而中行獻子遂有推亡固存之言所以見內外交通肆爲誣讎冠履倒置同黨相護併爲一談以罔其君此三晉齊田之禍其所由來者漸也由是推之不內勺飲之數言林父探定姜之旨而甚其辭者也無神何告之數言林父矯定姜之令以斥其君者也烏虜後世若霍光之廢昌邑

矯上官太后之言也司馬師之廢齊王昭之廢高貴皆矯明元郭后之言也桓溫之廢海西矯康獻褚后之言也沿及宋齊梁陳皆爲故事其所宣之令大抵指斥宮闈加以不孝而司馬昭之於高貴並誣以將爲弑逆是即本暴妾使余之言而又甚之而桓溫之廢海西也方慮崇德不同流汗變色及褚后有我本疑此之語答詔旣出溫始大喜此即林父潛構定姜之故智故獻公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者正指林父之巧言如簧將爲亂階也後人溺於章局無能發明左氏之指經術不明世變遂亟故備論之以告世之讀左氏者

三十三頁

暨豔論

自古君子之勢常細小人之勢常贏故治日少而亂日多大有爲之君子知其然也常有以善持其勢其進賢也必歷試諸事實有以厭衆人之望而始援以升之其退不肖也必明斥其尤嚴以警比匪之黨而餘寬以俟之蓋辨於心者至精施於事者至公故進其同類也不爲朋斥其異已也

不爲隘如是則所與爲君子者皆得以從容展布與世相安而小人之有才者亦得效一技一長收其力以爲我用下者亦得處於冗員末僚容身以自贍故怨禍不作而國家受其福舜之相堯流四凶族而已其實堯之世此以外亦未必盡人可封也周公之輔成王誅三叛而已當時內外應和陷於逆黨者未嘗問也昧者不察汲汲以分別邪正爲己任無論其識之未必精事之未必公也即盡出於精與公而惟恐世之不我知懸一身以爲衆射之的而其禍不可勝言矣觀吳志所載暨豔與張溫之事可太息也溫豔當仲謀創業之世相繼爲選曹尙書溫年少才敏偏被任用喜亢臧否之談效褒貶之議豔尤狷厲見時郎署混濁欲區別賢愚於是彈射百僚覈選三署率皆貶高就下其守故者十未能一貪鄙污卑者皆置之軍吏營府怨憤大興讒構競作豔及選曹郎徐彪同時自殺連及於溫廢爲廝吏至錄奪其已嫁之妹迹其所施爲無豪芒之裨於世而禍之來也若火之燎原不及旋踵當時陸瑁以豔頗揚人闇昧之失與書規之謂

汝穎月旦事未可行宜遠模仲尼之汎愛而諸葛孔明亦言溫之取敗由清濁太明善惡太分烏虜莊生氏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蓋等之所爲豈不以爲才足匡時志足厲俗欲清一世之軌塗垂百年之典則哉前乎此者東漢陳蕃李膺范滂張儉之徒後乎此者明季楊漣左光斗趙南星魏大中之輩皆抗槩任事以激揚名教扶植人倫爲天下先而疾惡愈嚴受禍愈烈宋之元祐司馬劉王蘇陳諸君子力扼熙寧用事諸人目爲奸邪惟范堯夫稍寬之而後人以爲紹聖然灰由堯夫留其毒燄至南渡之初范宗尹以軍與叙人過濫剏討論之說謗議滋興遂以去位烏虜暨張溫同志孤而勢寡禍止及其身家宗尹無相助之人創一法而身去其禍最小司馬呂劉諸公同志衆而勢盛矣幸爲之敵者尙爲士大夫之小人故其禍止於貶竄而宋之國事受其大害漢明之季君子之朋可謂極廣而爲難之小人出於宦官婦寺則諸君子之身家滅而國亦亡烏虜君子之不能勝小人其害至於如此不惟君子所不及料亦豈小人之始計哉

至如北齊祖珽以小人結小人而進及秉鈞軸遂欲沙汰人物裁革恩濫
官號服章皆仍故舊未及設施遂遭貶謫北魏張彝父子欲銓別選格排
抑武人不使得與高品言甫出口身焚家毀夫祖張之所爲亦晚世之急
務也而禍已如此然則後之君子負澄清之志而不幸爲世所指目者尤
當審其勢以出之無沾沾焉自矜其名而使其禍併中於家國或反爲小
人所藉口也哉

三十九冊
五十八頁

王曾論

術者聖人之所不廢然必盡吾誠以輔之以吾之仁用吾之術而非以吾
爲術所用蓋術者權是也事有不得不以委曲出之者反經而合道無論
其爲正爲變要必執於人心天理之中使吾無一豪之歎然而當之者亦
折服而無憾若誠不至而以吾爲術所用或故爲詭行巽辭以正直之公
而效陰私之計雖幸而勝之天下後世亦以其能去一大奸斥一大佞喜
其成而諒其隱然終無以服受者之心而吾之所爲雖利在國家其設心

之險當機之詐有反甚於小人者此策士之術非聖人之所取如王曾之
去丁謂是已曾之與謂邪正不待辨也謂傳言真宗崩遺制軍國事兼取
皇太后處分謂乃增以權字據曾傳及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則曾草制
有權字謂欲去之以曾言而止又以李迪傳謂與迪爭皇太子止決常務
證之則謂傳所載非實然錢氏大昕言是時政柄在謂而能聽用曾言亦
自足多者其說是也蓋曾與謂之爭論於中書章獻后所不聞也謂居政
首而中書進制有權處分之語后必以爲出於謂意固已陰銜之矣及后
以仁宗臥起晚令內侍傳旨中書欲獨受羣臣朝謂陳其不可且詰馮拯
等不即言於是后滋不悅謂平生反覆不足取獨於真仁之際持國大事
未有失也至雷允恭之移陵寢皇堂固以司天邢中和之言欲先帝多子
孫也宮奄小人不知國體其心本無他也移穴而入白於后又承命與山
陵使議之非擅易也謂以素與允恭相結依附其議而已而曾對后言謂
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絕地致后怒甚幾欲誅之異哉此豈君子之所

爲乎法官之讞獄也雖強盜惡逆必審實其事明著爰書旣當厥辜然後治之如法未有謂其人當死造一無有之事傳會以殺之者方謂與曾同在朝曾欲去謂而未得間一日語謂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此謂不疑曾有他意遂得獨對此非君子用心之險甚於小人邪爰盜之陷鼂錯范睢之傾魏冉皆策士之術而曾效之雖有公私之不同亦已肺肝之難語而況以無爲有造虛爲實邪趙高之陷李斯也宏恭石顯之陷蕭望之京房也孫資劉放之陷曹宇及肇也此小人之覆亂邦家者也以曾之賢輔政去奸而用趙高石顯等之術難乎其爲曾矣王允之誅董卓也以一身而謀去逆亂積威九鼎在握之劇賊國之存亡在此一舉不得不極其術以用之徐階之去嚴嵩也嵩之奸慝深結主知柄國久專黨附者衆視隙決蠹非旦夕可計故亦不得不出於矯詐若曾之於謂不特萬萬非卓比亦豈嵩比哉大臣之用心當與天下共見誠敬孚於人信義格於衆潛移默化不動聲色而不仁者遠乃斯以爲善用其術矣

李沆論

器者生民之所必需而夫子謂君子不器者以其大能包萬彙容衆材而不得以一器之用槩之下此則以器任矣以德著以才呈者皆器也故以端木子之賢而夫子僅以器稱之下此則奇功顯烈如管仲者僅以小器目之至最下而沾沾小有才者且亟欲自效其才是諸葛亮之所謂非重器若遇命世之傑如唐之姚崇劉晏李德裕宋之李綱明之張居正者處其上位亦可收此輩效一職任一地以盡物曲之利其在上面才不勝其德者則寧抑置之而不使爲國家生事宋史言眞宗問李沆治道所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如梅詢曾致堯輩者此爲最先故終眞宗之世皆不進用所得皆厚重之士沆之力也夫致堯與詢亦一時之雋異致堯之料李繼遷必叛劾魏庠之恃舊恩疏數十上詢之請自使潘羅支令攻繼遷其奮發有爲皆足以快一時之用而攷沆平日之言行惟在相位

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凡言利者無一施行亦未嘗有卓鑠可紀之事
乃真宗僅欲以致堯與詢召試知制誥非遽委以大任也致堯之博學有
文可深稱其職也而沆以其躁競必力持之者何歟蓋深知宋之立國尙
淺其力必不能大有爲真宗年少而才不副志英斷不足詢等喜事而皆
非國器徒徼幸嘗試能生邊竟之事而不能成功又內審諸已亦無奇謀
遠略足爲國家建非常之業而使諸人各效其策力故一切務爲安靜以
養元氣俟太平而已夫古來少年負塊異汲汲思自表見抗槩論列旁若
無人者其後皆不能以有成雖以漢之賈生唐之劉蕡宋之陳亮其論議
卓立千古而大率者進急功一遭挫抑鬱鬱以死况其學識出賈生等下
萬萬者哉昔李衛公籌平澤潞杜牧上書數萬餘言衛公置不答張江陵
柄國凡新進言事者大半見黜巡按各行省御史痛裁抑之以爲諸少年
遇事風生侵權病政不可過相假借當時多議其偏而綱紀肅然君尊國
富有明之世無與比強焉夫以衛公江陵之才足以奔走一世者猶不敢

以言取人以滋流并後之才不及二公者其寧效李文靖之抑曾梅而毋
為虛聲所動猶足以持多故之世矣三十九冊
六十二頁

五不娶七出說光緒二年十一月初二日

大戴禮本命篇曰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為其逆德也韓詩外傳公羊注
俱作廢人倫

也亂家子不取為其亂人倫也韓詩外傳公羊注
俱作頹不正也世有刑人不取為其棄

於人也世有惡疾不取為其棄於天也喪婦長子不取韓詩外傳作喪婦
長女公羊注

喪婦為其無所受命也韓詩外傳作無教戒也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

為其逆德也公羊注作不專無子去為其絕世也淫去為其亂族也公羊注
淫類也

淫類也妒去為其亂家也有惡疾去為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公羊注作不
可奉宗廟也

多言去公羊注作為其離親也竊盜去為其反義也婦有三不去有所取

無所歸不去公羊注不與更三年喪不去公羊注不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公羊注不公羊何氏解詁所說同後漢書應奉傳注引韓詩外傳及白虎

通嫁娶篇之言五不娶亦皆同李慈銘曰古之致重於妃匹之際者其慎

之又慎矣納禮之繁重誥戒之周至重之以廟見遲之以三月而又有五不娶者以謹其先有七可去者以防其後有三不去者以善其始終誠以妻之言齊陰雖卑於陽女雖順於男而人倫之本王化之始君后之尊臣民同之父母之尊子等之聖王固不願有一婦之被棄而尤不忍有一女之失所婦而被出夫之所極不得已子之所大痛也願七出之條自漢律至今沿之不改其六者無論矣至於無子非人所自主也以此而出則狂且蕩色者將無所不為而幽閒之佻離者恐不知其紀極唐律疏義申之云問曰妻無子者聽出未知幾年無子即合出之答曰禮云妻年五十以上無子聽立庶以長謂妻至五十未有嫡子聽立妾子之長者即是四十九以下無子未合出之斯言也可謂深知禮意而救世教之窮也蓋娶妻以承宗廟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妻而無子情之所矜而禮之所棄故不得不設為此條然必待至五十則有不更三年喪者寡矣古人三十而娶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而女子二十而嫁至於五十則貧賤有不富貴者亦寡矣是婦人竟未有